

自序

絳唇珠袖兩寂寞

王安祈

寂寞，因為我從小喜歡的就只是京劇，就只是戲曲。

在同學盡是西洋流行歌迷的時代，我的興趣非常另類。我也有很多好朋友，但總無法與他們用相同的「聲音」對話。我也曾拉著好友來接近我的喜好，他們對虛擬的表演也很有興趣，但一看到程嬰痛罵不肯捨子的妻子為「不賢之人」，他們跑了，任憑我再怎麼解釋這是《趙氏孤兒、搜孤救孤》經典名劇！

所以，我從小就認定戲曲一定要現代化。

現代化不只是增加燈光布景，不只是新作服裝，現代化的核心是劇本的情感思想，新編劇本的內涵一定要能反映現代人的欲求渴望，貼近現代人心靈。「保存傳統」不是只演古人編寫的戲，傳統的內涵是「傳統戲曲唱念做打表演體系」，不只是傳統戲碼。戲曲不僅具備「文化資產」的意義，更是鮮活的「劇場藝術」，除了保存之外，更該積極延續，而現

代化正是延續傳統最有效的手段。

很幸運的，我一開始編劇本就是和走現代化路線的郭小莊、吳興國合作，在一九八〇年代編的十幾部劇作裡，他們引導我嘗試了衝突、懸念、逆轉、反差、倒述、插敘、分割空間、旋轉舞台，使我對於敘事技法和整體節奏有了較熟練的掌握。而自二〇〇二年擔任國立國光劇團藝術總監以來，我很清楚的把創作導向京劇女性意識的開掘。我對性別研究全然外行，只是我知道女性在傳統戲曲裡的心聲抒發還不夠細膩，溫柔端莊的外表之下，難道不曾出現層層漣漪、迴波千旋？我不想以現在的觀念翻案批判，只想從一回眸一轉身之間鉤掘隱微，引逗出恍惚難言的幽約怨悱。

女性議題看起來當紅，但是，寂寞依舊，因為，我最在意的，是用怎樣的唱詞曲文來抒發古代女子的內心情事，念茲在茲的是文字的質感，是現代化思維與古典情韻的融合。

這幾部新戲裡塑造了幾位渺小甚至卑微的女性，《金鎖記》曹七巧尤為代表。我認為主流價值、道德世界裡沒有容身之所的負面人物，在藝術文學裡更該得到一席之地，不如此創作便不足以真誠面對生命的殘酷，不足以正視人性的渺小卑微，也不足以體現無奈中的掙扎與沉淪。相信觀眾看了魏海敏所飾演的曹七巧，必能激生出對人性脆弱的悲憫，因為她唱出了卑劣者內在的顫抖哀音。這條創作之路異常艱辛，它和戲曲善惡二分的傳統大相逕庭，但是和現代戲劇的著重點也很不一樣，如何在扭曲變態人性剖析過程中用詩韻的唱詞文字體現抒情美感，仍是我最為關注的。寂寞，乃成為必然。

好在，這四部女性京劇新戲全滿的票房與熱烈的迴響，稍稍沖淡寂寞之情；好在，與

國光劇團精彩的夥伴們合作過程中心靈充實。感謝國光劇團陳兆虎團長對我全然的信任，無論我選擇怎樣叛逆的題材，他都放心讓我放手去做。感謝子雍、建華，如果沒有兩位好友的熱情催生與協助，這本書不可能出版。感謝國家文藝基金會與印刻出版社，沒有你們對文化的支持，我們很難堅持。

這本書獻給二〇〇七年八月去世的母親，我的戲曲人生由母親賜予並開啟，此書送您一程，願您在那個世界有戲為伴，不覺寂寞。